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七.

尼奧和我研究東尼的問題，一致認為他必須回里約去一趟，雖然冒著他可能不再回來的風險，卻比天天在這裏鬧情緒好些。尤其是尼奧對這件事耿耿於懷，他認為東尼瞞著女兒的事，顯然不夠誠實。以一個修道人的立場，長此以往，一定有深重的影響。所以，他所關心的，是用什麼方法，去爭取東尼的信念，挽救他的靈魂。

我的看法則不然，由於東尼是個性情中人，感情正是他致命的弱點。他從來不提女兒的事，絕非有心欺騙，而是不敢去碰觸。那層薄薄的偽裝，一碰就會鮮血淋漓！他害怕孤獨，害怕清閒，害怕面對過去的自己。所以在修行學習之餘，到處交結朋友，恣情於聲色，目的只是要把自己更嚴密地包藏起來。可是，今後呢？傷口已經迸裂了，我所看到的，是一場將不知吹向何方的風暴。

下午貝珍也來了，她也認為東尼該回里約。東尼卻堅決反對，他和兩個小兒子，很少相處，感情不深。他也受不了太太的臉色，他強調目前的傷感只是對女兒心懷歉疚，並且發誓要在這裡追求到幸福。

我們正在討論時，有人敲門。我打開一看，是個衣冠楚楚的中年人。他要找東尼，我問他姓什麼，他說是房東的律師，專門負責在這一帶收帳。東尼一聽，才想起早該去繳房租的，只得把那位律師請了進來。

他一進門，臉色就很不好看。東尼帶著笑容解釋道：「我們用不慣家具，所以沒有買。」

「嗯！既省錢，搬家又方便。」他語中帶刺。

「很抱歉！你知道藝術家記性都不太好，你今天不來，我們還真想不起來。」

「沒關係，現在交給我也可以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錢放在銀行！是吧？沒關係，支票也可以。」

「這麼辦好了，明天我一定給你送去。」

這位律師立時笑容盡撤，冷冷地說：「明天？假如你們今天跑掉了，和樓下那家老黑人一樣，豈不是連這一個月的房租都可以省下來？」

「什麼話！又不是多大的數目！」

「是啊！對你們說來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吧！可是，我的委托人把房子租給你們，四個多月了，卻沒見到你們繳一文錢！」

「我是用一幅畫交換的！那幅畫……」

「不錯，那幅畫值一百萬。但是，我是律師，我不做夢。對不起，我只認得錢。那些鬼玩意，送我也不。今天嘛！不見錢我不走！」

東尼忍不住了，他跳腳道：「錢！錢！你以為我沒見過錢？今天就是有也不給你！看你能怎麼樣！」

這個律師火候極為到家，他眼皮都不眨，說：「我知道你認識不少人，也知道你是個財神，可是我認識錢！今天你拿不出來，我要扣東西作擔保。」

「你憑什麼？」東尼握著拳頭，氣勢洶洶。

「法律站在我這邊！老實告訴你！沒錢還是乖乖去睡馬路，別充闊！至於你的錢是騙是偷還是搶的，也都不與我相干，只是我要錢，沒錢可對不起！」

他愈說愈不像話，東尼咬牙切齒幾乎要衝上去。我和尼奧連忙過去把他拉住，東尼一面掙扎，一面罵：「你這個臭『維亞多』！我要叫你認識誰是東尼！」

那位律師冷笑著，不屑地說：「聲音大沒有用，在這個社會上，錢就是上帝。你拿來給我看看，我就服你！老實說我知道你是誰！你有本事到處招搖闖騙，就拿錢出來！」

我實在聽不下去了，便問：「多少錢？」

東尼咆哮著：「今天死也不給他錢！」

那律師毫不在意，東看看西望望，然後說：「這些破畫爛紙全部留下也不值……」

尼奧也忍不住了，說：「看你你像是學法律的，你學的是替錢做看門狗！」

「說的對！我們都是錢的奴隸！你不承認也不行！什麼自由法治，都是在為錢服務。誰的錢多，誰就有更多的自由，法律就站在他那邊！」

「你無恥！」東尼罵著。

「謝謝！我只是小無恥，錢多的才是真無恥。但是據我所知，每個人都恨不得把恥給丟光，只是沒那麼容易。既然丟不掉，就老老實實，像我一樣做個小無恥吧！」

我再好的性子，也無法自制了。我身邊還有一點錢，但是為了替東尼爭這口氣，我也不便拿出來。靈機一動，我想起有個護身符，那是巴西駐華大使繆勒給我的邀請函，（詳見《巴西狂歡節》）以及馬諾良州政府的證明。

我先擺出一點架式，說：「這位小無恥先生，你除了認識錢外，字總認識幾個吧？」

他竟不以為是侮辱：「字我認識，但是字不值錢。」

「字是不是值錢，我相信你還有這點判斷力，何不先看看再說？同時我相信這區區的房租，總不會在貴國大使先生的眼下吧？」

他頗吃驚地，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，輕蔑地說：「憑你？你認識誰？」

「認識誰？請閣下稍待，我去拿個文件來。老實說，我沒有必要顯露身份。但是我要你瞭解一件事，狗可以咬人，但不能把人瞧低了！」

我取出那份文件，在交給他之前，又補充了一句：「我由馬諾良州來此不久，貴州農林廳長曾請我作一個水稻耕作計劃，你不信，可以去農林廳打聽。」

「啊？那你為什麼跟這些無賴在一起鬼混呢？」他連手都懶得伸出，顯然不信。

「這些無賴？假如你知道英國有個牛津大學，阿根廷有個布宜諾斯艾里斯大學，你敢說這些學校是培養無賴漢的嗎？」我也動了火氣。

「我知道你們很有學問，只是學問不值錢！」

其實這種專門收帳的人，也不真是什麼律師，只不過是些跑腿的小角色。但是，他們一句話，對我們的影響可不小。再這樣扯下去，最後吃虧的必然還是自己。因此我決定跟他玩玩人性的遊戲：「不錯，現在看起來我們是很窮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你既然是律師，應該知道你們國家的小無恥太多，以致於工作效率非常之差。我們匯來的款項一直在銀行轉來轉去，被他們壓榨利息！」

我這樣說其實是有根據的，當我到馬諾良州時，由台灣帶來的美金支票，就因銀行的手續擔擱了兩個月才領出來。後來與朋友談起，他們說兩個月算是相當順利了，為了吃利息，拖上一年半載都是常事。這在巴西已經司空見慣，見怪不怪了。

他聽了，一時摸不清我的底細，態度稍微緩和了一點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算得上是我們的貴賓了，為什麼農林廳不招待你

呢？」

「要人招待？哼！我們今天越苦，將來賺錢時越『無恥』！老實說，表面上我們是做農業計劃，實際上我們在做土地及資源調查！你懂嗎？這樣才不會受人注意！我不怕你知道，因為你是律師，你瞭解國際財團的運作技巧，是吧？」

顯然他聽得一頭霧水，態度更加客氣了：「請問你有什麼證明呢？能給我看看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這是你們大使的邀請函，這是馬諾良州政府的公文。」

現實的人世，需要現實的力量，現實的人性，只會屈服於現實的條件。我們有沒有錢已經不是重點了，對這種小人物而言，得罪了一個有潛力的人，可是莫大的風險。他仔細地把我的文件看了又看，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有這種機會吧，臉上露出了欣羨之色。

他的態度更友善了，但是仍然有三分懷疑：「農林廳長我也認識，他叫……」

「費南度博士，他是巴伊亞大學畢業的，今年才五十歲，已經滿頭白髮了。他的秘書是弗洛里昂教授……」由於是事實，我談起來如數家珍。

「沒錯！沒錯！只是這個房租怎麼辦？我怎麼交差呢？」

「等錢來了房租當然要付，而且我們打算計劃成熟了，就把公司設在這裡。當然，如何談下一步的買賣土地，或者是合作建設，就還得麻煩你們專家了。」

「啊！那太榮幸了！我們事務所專門從事房地產及投資建築，保證是第一流的服務。這是我的名片，有任何事，請儘管吩咐。」他恭敬地把文件還給我，而且遞上了名片。

「我看你工作態度很認真，顯然貴事務所工作很有效率，我們會優先考慮的。不過為了商情的保密，在計劃成熟之前，我們要維持目前的狀況……」